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五十六

皇清翰林院侍讀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旌德 唐十一之二 忠節

李愷

子源彭孫景讓景溫

盧奕

蔣清

張介然

崔無訛

張典

程千里

袁光庭附

薛愿

龐堅附

元正

子義方季方

段秀實

子伯倫孫文楚附

附劉海賓

吳淑

蔡廷玉

鄭雲達附

馮河清

姚况

周曾

孔巢父

子戡從子戡

石演芬

高沐

劉贊

李郁附

辛謙

杜愷

黃碣

孫揆

李愷太原文水人父希倚中宗時為右臺監察御史愷早聰敏

通左氏春秋開元初擢明經為咸陽尉與臨河尉鄭巖皆為張

說所禮說令相術劉行視之言二人後當大貴說乃以女妻巖

妹婿陰行真女妻愷巖天寶中仕至絳郡太守入爲少府監說
鎮并州引愷幕府入相擢長安尉爲宇文融括田判官攝監察
御史分路檢察驟歷兵部員外吏部郎中給事中累優吏幹明
於簿最甚獲當官稱譽坐失李林甫意出爲河南少尹尹蕭良
依倚權貴多爲不法愷以公直正之又屢挫左道孫旣生託修
功德往來嵩山求請無度二人共構於朝除清河太守有美政
遷廣陵長史民爲立祠饗祝歲時不絕連轉河南襄陽二尹並
兼採訪處置使改尚書右丞京兆尹封酒泉縣侯天寶載轉光
祿卿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祿山反綏輯將士完繕城郭遏其
侵逼就拜禮部尚書逆徒渡河不數日至城下所統皆蕃漢精
兵而封常清所募多市井白徒戰輒敗北愷收殘士數百哀斷
弦折矢堅守人不堪聞乃密約中丞盧奕吾曹荷國重寄雖力

不敵。誓無避死。突許之。部校皆夜絕去。及常清西奔。賊領衆鼓噪以入。殺數千人。箭及宮闕。恆坐留守宅。并突與蔣清等皆遇害。賊傳首一宿至平原。顏真卿浴其首。結芻纊體。用棺殯歛。祭而瘞之。以聞。初。贈司徒諡忠烈。賊平。再贈太尉。子十江。涵。渙。等。同遇害。惟源彭存。源方八歲。爲賊所俘。轉徙流離。及史朝義敗。故吏有識者。贖於民家。代宗授河南府叅軍。轉司農主簿。痛父死難。無心祿仕。誓不婚娶。絕腥醢。依恆舊墅。今改惠林寺。祠殿。乃其先寢。未嘗輒踐。營地爲墳。預以待終。長慶初。年八十。李德裕表薦之。曰。昔賈誼稱守圉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逆羯始興。士罕伏節。委符棄守。恬不爲耻。獨恆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爰茲以始。源復天與至孝。端心守默。經五十年。理契深要。一辭開折。百慮洗然。抱此貞節。并於清朝。臣竊惜之。穆宗下詔曰。禮

著死綏傳稱握節捐生守位取重人倫其子源曾閔之行可貴
神明巢由之風可希太古山林以寄其迹爵祿不入于心夫褒
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以激人倫尚義可以警澆浮敬老可以
厚風俗舉茲四者大儆于時擢守左諫議大夫賜緋魚袋仍勅
河南尹以禮敦遣中使齎手詔緋袍牙笏絹二百疋往洛陽惠
林寺宣賜源受詔苦陳年高疾甚不能趨拜附表謝恩固辭官
告服色絹匹竟卒於寺敬宗擢其孫河南兵曹叅軍 彭初恩
授五品官復擢明經自咸寧丞遷右補闕長子宏妻鄭氏治家
嚴訓生三子家貧偶因治墻得積錢僦僦奔告鄭曰士不勤而
祿猶懼身灾况無妄而得我何取焉亟使閉坎後景讓景莊景
溫相繼皆登進士 景讓字後已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
遺以論淮南節度王播不可因其市利加領鹽鐵遂知名沈傳

師表江西觀察副使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號三州刺史
素有大志事親克孝雖老猶受箠責已起欣欣如初家行修治
閨門惟謹久之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將奉母以行
母怒不先告期責曰旣貴何庸母景讓大懼重請率方許旣至
以怒殺牙將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譴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
面而輕用刑豈特上負天子且使老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
大夫乎將鞭其背吏與大將再拜泣謝一軍遂定入爲尚書左
丞蔣仲因宴客酌酒于座曰有孝于家忠于國者飲此衆客肅
然景讓起卒得仲曰無宜于公未幾拜天平節度使徙山南東
道封酒泉縣男大中時進御史大夫咸肅朝著劾免侍御史孫
王汝監察御史盧侑宣宗舅鄭光卒罷朝三日論爲太過與同
姓宗屬無別詔減一日進爲吏部尚書愛獎士類拔孤仄如李

蔚楊知退皆所推引宣宗擇相盡書當選者納名冊中禱憲宗
神御前射取之景讓以不得爲愧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卽拜
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授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
子太保諡曰孝生平廉潔寡慾以清德稱所居樂和里號樂和
李公李琢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斫其驕石其惡惡嚴如
此惟建請遷敬文武三王還代宗復入廟正昭穆事下百官頗
以宣宗銜舊怨議論不然以後德望稍衰 景溫字德已歷諫
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徙華州刺史以美政聞累遷尚書右丞在
任獨舉職盧攜弟隱材下資淺由博士目遷水部員外郎人無
敢繩景溫不許赴省時故事久廢人題其正景莊亦至顯官
盧奕懷慎少子大腹豐下眉目疎朗性謹愿寡慾克已自勵不
尚輿馬與兄奐名相埒而剛毅過之開元中任京兆司錄叅軍

天寶初轉鄆縣令所歷有聲至兵部郎中積功擢給事中拜御史中丞父子兄弟三居其官清節不易時人美之俄掌東都留臺兼知武部選事東都陷人吏奔散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京師已朝服坐臺中被執將殺之大數嶺山罪惡徐顧賊徒曰爲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有何恨觀者恐懼臨刑西向再拜罵不絕口逆黨爲變色玄宗聞而愍之贈兵部尚書博士獨孤及議諡曰奕剛毅朴忠直方而清吏事精絕所居可紀矧當人士狼狽猛虎磨牙居位者皆欲保命而全妻子或先營高足爭脫昇殿或不耻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執義不去以死全節猶慷慨激切數賊之罪雖古烈士方之者鮮或曰洛陽之亡實操兵者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讐以死誰愬及以爲不然昔荀息殺身不食其言

仲由結纓不避其難。立其勤官而水死。伯姬先禮而後身。彼四人者。以爲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今日之亂。大於里克。孔惺廉察之任。切於立其保。媒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於白刃之下。豈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諡法。國國忘身曰貞。秉德遵業曰烈。請諡貞烈。從之。

蔣清欽緒少子。以明經擢第。授太子校書郎。開鞏縣丞。李愷表爲留守判官。與諸兄溶演沈俱以幹局吏事知名。于時初贈文部郎中。加禮部侍郎。敬宗時錄其孫郾爲伊闕令。太和初。起諡曰忠。

冊曰風波涵湧。君子締思。完名千古。捐軀一時。

張介然蒲州猗氏人。本名六朗。性謹慎。爲縣始爲河隴支郡。

太守王忠嗣皇甫惟明並委以營田度支等使進衛尉卿兼行
軍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入奏稱旨特加賜資許於河
東故鄉門列棨戟以寵異之本鄉列戟自介然始哥舒翰在西
京薦爲少府監充河南防禦使令守陳留郡常水陸所濟邑居
萬家素不習戰至任數日賊騎十萬渡河率兵登城謹守要害
衆聞所過慘殺吹角鼓噪不絕又見烟塵彌漫經數十里皆罷
氣不能援甲凡旬有六日城陷被執安慶緒入北郭見路中懸
勝購祿山首又暴誅慶宗狀以白祿山卽於輿中撫膺大哭會
有兵將降者萬人殺戮皆盡流血成川并斬介然於軍門命僞
將李庭望爲節度事聞贈工部尚書與一子五品官

崔無詖博陵舊族徙長安父從禮任衛尉卿卽韋后之舅后亡
弟與蕭至忠亡女先結冥婚而無詖妻又至忠女婚時后主女

宋中宗主男家供擬甚厚及庶人敗至忠女亦死無談坐累久
貶在外開元中爲益州司馬會楊國忠爲新都尉與之歡洽因
引用之轉少府監陝郡太守徙滎陽郡招募鄉兵拒賊會已拔
陳留鼓而南乘城者聞喊聲自墜如雨遂與官吏盡死賊以爲
將武令珣守之詔贈禮部尚書諡曰毅勇

張興東鹿人長七尺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趨而辯爲饒陽裨將
嬰城彌年史思明引衆傳城興擐甲持五十斤陌刀乘城賊將
入乃一舉輒數人死賊雖氣懾然城已破縛之馬前好言勸降
當受高爵對以嚴顏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賊思明
論以何不上觀天道今兵趣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守
將面縛唐必喪亡興曰桀紂秦隋四海爲怨故商周漢唐因得
代之皇帝無遠德祿山何物獨夫不過苟延歲月終卽擒耳思

野怒銘解之且死罵不絕口

程千里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應募積西累官安西副都護兼北庭都護二鎮節度使玄宗寵阿布思賜名李獻忠本九姓首領偉貌多權畧開元初爲默啜所困內屬祿山忌其才不相下布思懼叛還積西數盜邊詔千里將兵討捕會獻忠爲回紇所掠以窮奔葛邏祿乃陰諭邏祿并妻子帳下數千人悉俘獻忠政樓斬之擢千里右金吾大將軍留宿衛祿山反詔募兵河東充節度副使拜爲雲中太守轉上黨郡長史賊屢來攻糜餼甚多就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恃勇開懸門率數百騎欲直擒希德幾獲救至乃還會橋壞馬顛反爲賊執仰首麾騎報謝諸將帥可失城不可亡軍中皆泣下增備固守械至東都

爲署特遣囚於客省慶緒敗爲嚴莊所害 時西北戍兵悉入
赴難吐蕃因陷河隴郡縣惟河西戍將袁光廷爲伊州刺史固
守歷年雖游說百緒終不肯降麾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竭手
殺妻子自焚死建中贈工部尚書

薛愿河東汾陰人父縉禮部郎中兄崇一尚惠宣太子女宜君
縣主女弟爲廢太子瑛妃愿坐貶官祿山亂魯吳奏爲潁川太
守兼防禦使南陽長史龐堅副之賊已陷陳留等郡方圍南陽
潁川當來往之路相與同力固守晝夜拒戰城中素無儲蓄兵
卒單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
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不至賊將阿史那承慶率
銳卒併攻夜半乘梯而入愿堅俱被執不肯降賊送於東都將
支解之或勸二人義士彼各爲其主居之不祥乃繫於洛水之

濱樹上。屬苦寒。凍死。見者哭之。

元正萬頃孫爲人脩名節。善談物理。舅孫遜歎已不逮。擢明經。書判皆高等。授監門衛兵曹參軍。以父前老。辭疾免。崔光遠表。置河南節度府。遇河洛陷。輦父匿山中。思明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但不汙身而死。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之。亦仰藥死。路人爲哭。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以正爲冠。贈秘書少監。錄子義方爲華州參軍。後歷京兆府司錄府尹。韋夏卿李寶龜任事。必咨之。歷號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會吐突承璀乃閩人。用其親屬爲右職。心甚感之。李吉甫陰德承璀。與助卽名義方爲京兆尹。李絳復惡出爲鄆坊丹延觀察使。一切辨治。苛刻人多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弟季方舉明經。調楚丘尉。歷殿中侍。

御史度支員外金膳兵三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憚其不爲已
用命使新羅時聞中國喪不時遣供饋空乏賴以正色責之羹
人悔謝結歡乃還卒年五十一贈同州刺史

段秀實字成公本家姑臧曾祖師潛爲隴州刺史留不歸更爲
汧陽人祖達左衛中郎父行琛洮州司馬秀實六歲時遇母疾
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
世意不屑搜章撻句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馬靈督討護蜜有
功署府偏將又從高仙芝討大食圍怛邏斯城會黑衣收至仙
芝兵卻士夜相失間副將李嗣業聲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
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悉與同收散卒成軍而還署安西節度
判官遷隴州斥候府果毅又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
戰勝逐北知其以羸師餌我大衆果得伏兵殲之改綏德府折

衝都尉肅宗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赴靈武節度使梁宰欲留
觀變嗣業陰可秀實責曰公嘗自稱大丈夫今天子方急乃欲
晏然某謂誠兒女子耳嗣業因固請出師引以爲副會父喪免
表起爲義王友仍充節度判官嗣業與諸將圍安慶緒於鄴輔
重在河內署兼懷州長史知州事時師老財乏督餽係道募士
市馬以助軍及聞嗣業卒卽遣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
已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代者荔非元禮高其義奏試光
祿少卿俄而元禮復被殺將佐多死士卒素服秀實恩信皆羅
拜不敢害更推孝德代之自此凡佐三府益知名吐蕃入京勸
孝德卽日赴援從鎮邠寧署試太常卿充度支營田副使會食
乏徙屯奉天畿內公廩亦竭吏皆逃去軍輒散剽孝德不能制
乃以秀實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兵還薦爲涇州

刺史時郭晞領行營兵屯邠州。放縱不法。多納嗜惡者。賄竄名
伍中。白晝羣行。擊傷市人。擄害孕婦。孝德不敢効。秀實自州以
狀白晞。天子以生人付公治。何見人被暴害。尚恬然耶。因請檄
署爲都虞候。俄有十七人入市取酒。刺當釺翁。壞釀器。秀實列
卒取之。悉斷首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曰。奈何。秀實
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健一人持馬。造晞門。甲者出。秀實
顧笑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曉之曰。
尚書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又
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亂天子邊事。
欲誰歸罪人。皆謂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
存者幾何。晞拜謝曰。公幸教某。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譴者
死。已乃設具就食。食已。稱疾作。願留宿。遂臥。中晞大駭。戒候

卒擊柝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邠由是安。領營田時大
將。然令謀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
入。令然不聽。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署牒免之。令然怒。名
農責曰。我畏段某耶。加牒背上鞭之。見血。與致廷中。秀實撫之。
泣曰。乃我困汝。卽自裂裳。嬰瘡注藥。賣已馬。市穀以償。淮西將
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然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藉。而欲必得
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償汝。汝誠做天災。犯
大人。擊無罪。三者尚不愧奴隸耶。令然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
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馬璘代孝德。每所吞逮有處決不當。固
爭之。必從。乃止。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爭
曰。將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復生。不能爲理。竟殺之。璘城
涇州。秀實權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開府儀同三司。大曆三年

璘奉詔將徙涇其軍自四鎮北庭赴難數有勞績僑居驛徙頗以爲怨陰結刀斧將王童之作亂約聞警鼓縱火焚積因而入城秀實謀知戒鼓人以緩其期禁城軍中有火勿救童之不得入明日捕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一軍遂遷及璘再移鄭穎二州用秀實爲留後軍資不乏二州以治璘嘉其績奏爲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邠戰盟倉璘師不利都將引潰兵先入城責以兵法失將者斬奈何忘死反欲安其家邪使銳將悉城中士依東原列奇兵陽爲欲戰蕃衆望之不敢逼璘始夜還久之璘有疾請攝副使按甲備變璘卒擇謹愿將馬嶼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列家人於堂宗族於廷賓將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而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送都處候史廷幹于京徙裨將崔珍張景

華于外三人欲謀亂者一軍乃安卽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
穎節度使數年吐蕃不犯塞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安
邊策畫地而對件別條陳帝悅慰資良渥賜第一區遣還德宗
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封張掖郡王實封百戶以沮楊炎開陵陽
渠城原州議追入爲司農卿朱泚反意秀實失兵必憤恨且素
有人望使騎往迎名子弟與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
實語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主上何與公本以忠義
聞天下倉卒遇變當諭以禍福掃清宮室迎還乘輿公之職也
泚默然乃陰結所厚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會
源休教泚爲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大
懼曰若果得行宗社危不容喘亟爲止牒諭胥吏岐靈岳竊取
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印牒以追其兵旻至中路得牒還

秀實謂海賓曰。曷來。吾等無類。當直搏賊。不克。卽死。終不能向之。稱臣。約定事急。海賓令言爲繼。明禮應於外。翌日。召同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元平。皆在。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當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奮前擊之。泚舉臂捍笏。幾中額。流血。鏃面。創創而走。賊衆未敢動。卒無後繼。因大呼。我不同反。何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繼之海賓。明禮。靈岳等皆死。帝在奉天。聞之。自愧不能用秀實。使盡其才。垂涕悔恨。爲人天性至孝。父喪哀毀踰禮。家庭姍姍然。常低頭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若儒者。能以介節自持。按格令。官使二料。祇取其一。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篋無贏財。賓佐至。譏軍政不及私自涇州。被召。戒其家人。遇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泚果致綾三百。家

人不能拒。雖至都。置于司農署之梁間。死後。泚取視。封識宛然。嘗言於德宗曰。古者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寇。內有梗命之臣。禁兵寡弱。卒有非常患難。何以待之。且百獸所以畏猛虎者。爲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能用。後果召神策六軍。無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諡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長子三品。諸子五品。並正員官。帝還都。廢朝三日。詔使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墓碑。大和中。宰相李石。鄭覃。請加贈諡曰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文宗惻然可之。詔立廟。給卹。簿賜度支綾絹五百。以少牢致祭。子伯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殿中監。大和四年。遷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仗使。兼御史大夫。八年。檢校工部尚書。福建觀察使。終太僕卿。孫凝。自鄭滑節度。

使入爲右金吾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甘露之變裴度奏忠臣後
得免貶循州司馬 文楚咸通末爲雲州防禦使李國昌父子
引兵攻之殺於闐雞臺下沙陀自此始亂 珂僖宗時居潁州
黃巢圍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拒戰城中皆從之賊遂潰
拜州司馬 劉海賓彭城人以義俠聞爲涇原兵馬累功兼御
史中丞劉文喜叛與子光國給爲奏請入對言姦慝可誅狀旣
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
樂平郡王卒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戶

冊曰段公遺事新史庶幾不顯其光何如勿稽段非武人
奮起一時諱思始末乃見真奇

吳淑章敬皇后之弟爲盛王府錄事叅軍寶曆二年拜太子詹
事封漢陽郡公加開府儀同三司久之遷鴻臚少卿右金吾將

軍建中初進大將軍爲人恭遜謙和雖居威屬無驕貴氣人皆重之從幸奉天喧傳朱泚叛兵將屈杞與志貞爭言泚忠正篤實必不至爲戎首頃當轉逆効順宜擇大臣入京慰諭以觀其心時從幸羣臣皆憚行激奏不以臣才望無堪願至賊中德宗甚悅退而語人曰吾知必死不欲聖情慊於犯難以爲無人且食君之祿當死君難臨危自計豈爲人臣卽日齋詣見泚具陳上屬待之意泚陽聽命留於客省不遣無何僭位害之上聞悲悼不已贈太子太傅諡之曰忠益其家實封二百戶錄一子五品正官京師平始收葬官給其費

蔡廷玉朱泚同里人少與相狎奏署幽州幕府生平有沈畧善與人交內外愛附與朱體微皆泚腹心多所容叩恃其財雄士悍日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間語曰古未有不臣而能

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控奚幽。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剋多難。可勒勲鼎。冀泚善之。諷出金幣禮士。歸天子貢賦。以助經費。又勸入朝。諸校怒。縛廷玉囚之。歲餘而出。泚倔彊不改。復諫如初。猶不忍殺。諭令省過。對以無過。可省。乃欲殺之。廷玉叱然無懼。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待之如初。每有建白。體微輒左右之。故泚聽信。桀傲稍革。遣入京奏。琢州爲永泰軍。薊州爲靜塞軍。瀛州爲清義軍。莫州爲唐興軍。各置團練使。以支郡屬盧龍軍。幽州地稍削。泚將入朝。二人共白。後務至重。須誠信者。乃可付。滔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自取禍也。泚不聽。隨至京。德宗禮眷殊渥。授廷玉大理少卿。幽州行營司馬。體微爲要籍。滔果據城逐泚。滔壻鄭雲逵誣廷玉素毀滔。欲四分燕。滔上表言二

人雖間骨肉請殺之會滔叛帝出其表貶廷玉柳州司戶叅軍
體微南浦尉以慰滔將行帝勞曰爾爲國受屈歲中當名還行
至藍田驛吏白左廵使鄭詹商於道險不可往詹迫使趨潼關
滔牒知廷玉東出曰我且縛致麾下支解之廷玉告子少誠少
良曰我爲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裂其壤使不得肆桀而
敗於將成豈天欲助逆耶今吏使出東都此殆滔計吾不可辱
國比至靈寶自投于河帝聞閤其忠命歸柩厚賻之李晟表乞
追贈并官二子帝方招來滔寢其奏雲逵亦以滔助田悅諫不
從棄室歸朝德宗擢爲諫議大夫後依李晟拜軍司馬授禮部
侍郎元和初終京兆尹

馮河清京兆人以武藝從軍爲朔方裨將從郭子儀征伐有功
授左衛大將軍復隸涇原馬璘禦吐蕃甚有殺獲建中間歷試

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充兵馬使姚令言既率兵赴關東以知
留後判官加殿中侍御史姚况知涇州事令言旋叛河清集三
軍大哭因共激勵將士誓救誠節卽發甲仗器械并車百兩晝
夜進送奉天時駕初還幸六軍草創蒼黃之際戎器正乏賴其
車馬甲仗軍聲大振特詔褒其誠効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
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安定郡王俄檢校工部尚書况兼御史中
丞行軍司馬賊累遣間諜招誘輒拘而戮焉及駕幸梁州其將
田希鑒潛通泚使結兇黨害河清况挺身歸鄉里京師平贈左
僕射再贈太子少傅拜况太子舍人况性簡退未嘗言功屬歲
凶俸祿不及以饑死

周曾李希烈部將與王玢姚璿韋清相友善號四公子玢時爲
許州鎮遏使嘗密得希烈反計首謀歸順以告李勉密求藥毒

之不死會計舒曜拔汝州希烈遣曾往拒曾欲引軍據蔡使玢
爲應僖清居中謀取希烈不克李克誠率驍軍千人劫曾與玢
營皆殺之而收其兵清懼湯說希烈兵寡請往幽州乞師行至
襄邑奔于劉洽德宗贈曾太尉實封百戶玢司徒僖工部尚書
清封安定郡王實封戶二百同時死難呂賁康秀琳左右僕射
梁典朝賈樂卿侯仙欽皆秩尚書遣蕭昕致祭境上命勉與曜
訪其家子孫雖三世有罪常降一等曾無後以兄子鄧襲與其
女各分封五十戶以奉其祀

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海州司戶叅軍如珪之子少勤文史與
李白等交善號竹溪六逸永王璘問其賢倖從事不應鍾嶺民
伍側身潛遁璘敗知名廣德中江淮宣撫李季卿薦授左衛兵
曹叅軍大曆初澤潞李抱玉奏授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檢
校尚書

校庫部員外郎出爲歸州刺史建中初涇原留後孟皞表試祕書少監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尋改汾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普王帥荆襄仍充司馬從幸奉天遷給事中陝華等州招討使累獻破賊之謀甚賞之尋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爲人博辯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其下因久叛亦頗厭亂竊喜巢父之至欣悚喜忭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及就宴酒酣悅自矜其騎射拳勇若蒙朝廷見用無堅不摧說以國方有虞待子而息悅起謝數日田緒構謀殺悅與大將邢曹俊等聽命巢父因衆意令緒權知軍務而還及李懷光擁兵河中復令與中使啖守盈宣慰授以太子太保懷光素服待罪其左右數千皆朔方蕃渾雜鹵驕悍不肅巢父宣言軍中誰可領節制者衆以嘗使魏博疑其謀出自巢父驚曰太尉盡無官矣逆

謹謀懷光不行禁止乃殺二使上聞震悼贈果父左僕射諡曰忠備禮葬祭賜其家布帛米粟子戡字方舉初因父死錄授修武尉復舉明經書判高等授校書郎改陽翟尉入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分司東都嘗牒澤潞言昭義節判徐攻狡猾助成虛從史惡因以孟元陽代之復于進用列狀上聞竟流播州又語京兆裴武今廊坊從事彭充符乃彭偃子昔爲朱泚舍人僞作詔書指斥乘輿在京千人薦舉武卽日逐之後歷汝潭二州刺史充湖南觀察使文宗時入爲大理卿右散騎常侍拜京兆尹時累月亢旱自禱於曲池一夕大雨上甚悅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子溫業登進士大中後歷位通顯孫晦從子戡字勝始祕書郎岑父子方嚴有家法重然諾尚忠義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義李長榮幕府長

榮死。盧從史代留掌書記。嘗密諫從史不從。戡乃公言折之。從史怒。謝病歸洛陽。李吉甫鎮揚州。召爲賓佐。從史忌。謂舍我從人。卽誣以事奏三上。憲宗不得已。投衛尉丞分司東都。都不赴調。而卒。年五十七。贈駕部員外郎。

石演芬。本西域人。初以武勇事李懷光。旣爲假子。任朔方節度使。節度兵馬使兼御史大夫。尤所親信。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門客郤成義密往行在。疏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其子堆。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爲我子。奈何負我。欲破吾家。宜卽死。對曰。我鄙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令呼我爲賊。今天子托公股肱。公托我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爲不負公。死固吾分。懷光大怒。因使士齎食之事聞。追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三百萬。後捕得成義。剖心以祭。

高沐渤海人父憑從事宜武軍李靈曜亂密遣使奏賊中事狀
詔除曹州刺史無何李正己盜有曹濮憑遂陷賊數年卒沐貞
元中及第以家族在郾李師古奏爲判官與同列郭昉李公度
等廣引古今成敗以諭師道前後導令爲善凡千言而李文會
林英懷奸挾詐乘間日夜讒搆漸見疑忌令沐知萊州事英因
奏事至京又逼邸吏密報沐等潛有誠款至朝師道大怒文會
從而搆之沐遂遇害血屬皆徙遠地與同效順崔永寵楊偕陳
佑崔清同被囚放郭昉名亞於沐拘之萊州備嘗困辱及淮西
平師道漸懼公度與其將李英曇乘幾說以入獻三州并質長
子師道然之中悔將殺公度賈直言說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
至皆沐冤氣所爲若又殺公度是益其疾乃逐英曇於萊未至
縊殺之及劉悟入郾遽召公度執手歔歔與昉並爲從事憲宗

下詔贈沐吏部尚書委馬總訪其遺骸以禮收葬優恤其家子孫具名聞奏

劉賁字去華幽州昌平人登寶曆進士博學善屬文精通春秋言古興亡并王霸大畧如指諸掌兼以耿介嫉惡慨然有澄清王室之意痛憤元和後綱紀弛廢宦豎弑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對策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請披肝膽舉漢儒董仲舒爲武帝言有未盡者一一爲陛下言之臣聞哲王之治其則不遠在陛下慎思力行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雖無事

必書首月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陛下能謹其始又
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偽滋熾之
漸乎又問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
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降於清問臣未知果以布衣
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宜憂而不憂乎
臣以爲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
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
固不可容易而守之以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
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撥亂繼作未
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
居正繼故必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地所以正其終也
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

吳子餘祭被弑書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杜篡弑之漸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必使輔相得以領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上命內竊朝權威攝斧戾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祿稔蕭牆姦生帷幄此宮闈將變也又按定公元年春王不吉正月以謂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專廢立之權事與定公無異况太子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又按春秋兩相殺不書其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又按

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春秋書其歸者善其能逐君側之
惡以安其君也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首亂者不達人臣大節
以安君爲名稱兵者不究春秋之微以逐惡爲義典刑不由天
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春秋
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不能固陰重之機而漏洩之也夫上漏
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辭
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盡言慮
有不能用而反洩適足針直臣之口重奸臣之威故徘徊鬱塞
以須上意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於聽朝之餘時御便
殿屏去褻狎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圜亂
之術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則雖不得治其前能
治其後不得正其始能正其終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

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又聞堯禹之爲君。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凶凶在朝。雖彊必誅。至秦二世。漢元成。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曷不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矧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凶詐。如趙高。奸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失於彊暴。故奸臣畏死而害上。漢之亡。失於微弱。故彊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秦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遺軌可追矣。又按春秋。梁亡。不書取者。以其思慮昏而耳目

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而自取其滅也今國君之所以尊重其社稷社稷之所以重存其百姓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百姓如保傳如乳媪焉則人之於上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所親者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於上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海內困窮饑寒流散方且貪臣聚歛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錄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此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又漢元卽

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稱甚美然不能擇賢而任之
以致失其操柄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彊黎元日困自陞
下卽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長息自喜復
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柄以歸於
將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敎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
導之以德義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卽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
矣臣愚又聞德以脩己則人不勸而自立教以導人則人不教
而率從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必從
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
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
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
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

之必行。不可得也。臣愚又謂欲氣之和在遂其性以導之。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在立制度脩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賦歛輕。而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刑罰清。而人安矣。既富。則仁義興焉。既安。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感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又謂求災旱在乎致精誠。謹按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閔人之心也。致願陛下必如僖之致誠。而旱不害物。無如文之怠惰。而變則成災。又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又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謹按春秋

臧孫辰告糴于齊。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
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
又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
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
進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嚴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
之吏息矣。又謂廢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
謹按春秋盟諸侯。不日而葵丘。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
禁。率奉王官之法。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
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未聞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司司
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
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
事。止於養階。勲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

升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剷除
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
閭里。羈縻藩臣。干陵宰輔。靡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
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伏節
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選。均
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
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建
諸侯。可以制猾奸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愚又謂生徒情業由
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
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又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
者。夫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
豪彊。思可以悲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

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在此
官卽絕干禁之患矣又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
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
則無蕩心之巧矣又謂令頒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誠以號令
者治國之具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
今陛下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又謂博延羣彥造廷待問苟
利社稷死無悔焉者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
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昔
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
今臣之言有司或不敢薦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權
臣之手幸而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因所願也時第策官馮宿買
倖麗嚴威咨嗟嘆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不敢取士人讀

其辭至有感槩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同時被遷二十
三人。所言皆冗覈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參軍李邵曰。劉蕡下第。
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
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贊。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
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蕡乃敢空虛盡言。指切左右。輒引
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爲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
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
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雖訐必容。雖過
必錄。獎書于策。千古光明。而蕡以直言。剛陛下所問。近臣銜怒。
朝野惴息。萬一變興。非常。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
結讐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僇。人心一搖。無以自解。况臣所對。
不及遠甚。內懷愧耻。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庶臣逃苟且之慙。

朝有公正之路。顧不美哉。帝不納。是後七年。果致甘露之難。迄於唐季。禍不可解。令狐楚牛僧孺皆表贊節度判官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宦人深嫉。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贊當宦官始熾。直言對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贊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魄憤齒。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贊左諫議大夫。坊子孫授以官。邵字子玄。後歷賀州刺史。

辛儼。雲京孫。生而癯短才。及中人少。耕于野。力能止牛。跡里人駭異。屠牛飯之。既長。學詩書。多慷慨。能擊劍。重然諾。走人所惡。初事李嶧。主錢穀。性廉勁。遇事不拘。文法能與助。合罷居揚州。

年五十不仕慨然有濟時匡難之志遇鵬勛方攻泗州郡當要害
蕭鞏小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知州杜慆素聞其名握手曰
吾僚李延樞嘗爲吾道夫子爲人何幸臨教吾無憂矣蕭亦謂
慆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決同慆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蕭
獨北行未至慆以爲憂延樞曰必來俄而果至慆不勝喜曰城
危飛鳥尚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此古人所不能勸解白衣被
甲賊將李圓已焚淮口蕭曰事棘矣乃與楊文播李行實戊夜
踰淮馳三十里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告急許以出兵大將
袁公昇等曰賊衆我寡無宜輕舉蕭拔劍瞋目呼曰泗州陷在
旦夕公等被詔赴援乃逗留不進更欲何爲大丈夫孤國恩雖
生可羞且失泗則淮南爲寇場君尚能獨存耶卽欲推刃向公
昇厚本持之蕭望泗州慟哭麾下皆流涕厚本義之許付兵五

百。謹什面于地而謝。衆夜半斬柵大呼。由水門入。惛亦出兵表裏夾擊。賊大敗。人心始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蓮塘。惛欲遣人迎勞。諸吏憚不敢出。又獨往。犒而還。旣而淮南李湘與厚本皆被執。城益危。譙復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出。見節度令狐綯及審權時相傳。泗州已陷。疑譙爲賊計。囚之。乃引李嶧白。明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救。合淮南兵五千。併具鹽粟。值淮路梗。不得進。譙引兵決戰。斬六百級。乃克入城。上謹叫。惛與下迎。泣表其功。授監察御史。泗州團練推官。譙無子。凡往來求救。過家十餘。未嘗入得糧。累二十萬。以猶子山僧元老寄廣陵。託惛視之。以存宗祀。惛益感之。諭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惛宰相。隳躬咸通中。爲泗州刺史。聞難。完濟城。墜閣器械。無不具。及圍城。勸出家。

屬獨以身守。愐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死共之。衆聞皆泣下。賊將李圓易愐。馳勇士百人入封府庫。愐陰伏甲士。陽爲好言厚禮。迎勞使賊不虞。明日宴毬場。伏發礮之。圓怒。仰城戰。傷殺數百人。退壁城西。助聞益其兵遣人入城約降。愐怒殺之。會夜。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息。僞建淮南旗幟以誘杜審權兵千人。盡沒。戴可師合沙陀兵二萬復爲所破。外援斷絕。賊以鐵鎖絕淮流。梯衝乘城。糧盡爲薄餽以給。懿宗遣使加愐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助累不得志。遂解去。圍凡十一月。士賴拊循皆殊死奮。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遷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卒。黃褐閩人。初爲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怒曰：是筆他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駢表其能爲。

漳州刺史徙婺州有治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
去客蘇州董昌表威勝軍節度副使昌反諫曰大王拔起田畝
席貢輸之勤致位將相非有勲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朝乃自
尊大昔桓文不敢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漢王侁嬰一城爲大逆
禍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也昌怒不順已斥出之又移書
幕府李愬曰順天建元以恩策之針可爲補耶或竊其書以示
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詎曰賊負我三公不肯爲而反求
死命抵澗中夷其家百口坎鏡湖之南同瘞焉又召會稽令吳
鑑問策鑑曰王爲真諸侯不遣榮子孫而乃作僞天子自取滅
亡昌叱斬亦族之又名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固辭曰王自棄
爲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以
身許王也昌惡之以遷不知天意托邪說拒我因而殺之昌敗

有詔求諸人後不得贈碣尚書請皆郎官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遜五世從孫揆第進士辟戶部選官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拜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既而授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刁黃嶺執揆厚禮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爲自履行陣揆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罵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置聲不輟至死昭宗憐之贈右僕射

開曰唐末寂寥草竊孔墜君臣大義舟虛瓦礫昌平之疏聊以解嘲

弘簡錄卷五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旌德 唐十一之三 孝義

趙弘智 兄弘安孫弘裕 宋興貴 張志寬 劉君良 張道源 族孫楚金

羅道琮 張公藝 元讓 張敬真吳保安

畢構 弟彬孫彬 李行休 始李氏 梁文貞 裴寬 子諸

穆寧 子贊貞賞 元德秀 崔倫 子衍 權臯

甄濟 子逢 符令奇 子璘 崔邠 弟都師 賈直言 丘為

趙弘智河南新安人祖肅元魏車騎大將軍父玄軌隋陝州刺

史弘智天性孝友蚤喪母篤事其父通三禮史記漢書仕隋為

司隸從事武德初郎楚之薦為詹事府簿太宗為太子除舍人

預修六代史藝文類聚諸書進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移病
出爲萊州刺史復遷太子承乾右庶子因廢免官俄拜光州刺
史永徽初召爲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高宗頗耽墳典方欲以
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乃令陳孝經大要以輔不逮對曰天
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匹名
馬四年進國子祭酒仍爲崇賢館學士卒年八十二諡曰宣有
文集二十卷兄弘安亦爲祭酒事之如父俸祿必以歸不敢私
後卒過期猶慟奉嫂益慎慈其姪如所生弘安曾孫矜舉明經
調舞陽簿吳少誠反以縣歸徙襄城丞賜牙緋後客死柳州喻
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累旬筮之遇
火貴金其食盪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
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果遇一老胡問之得矜墓直社

北遂歸葬路人流淚以爲孝感

宋興貴雍州萬年人累世同居躬耕致養雍和友穆修身克已至武德二年兄弟已四從矣而志操不改高祖聞而嘉之下詔褒美以勸薄俗又蒲州安邑人張志寬天性至孝遇親有所苦已必同之嘗爲里正詣縣忽稱母疾求歸縣令不信馳驗果然慰喻遣去後父母喪哀毀骨立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手植松柏州里稱之隋末賊帥王君廓聞其名過廬不犯遠近隣居賴免者衆武德初高祖遣使就弔授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門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累代義居兄弟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不入私房遇大業饑其妻屢勸分異不從乃竊取庭樹鳥鵲交置諸巢中羣鳥競鬬舉家怪之妻乃進言方今天下大亂禽鳥

尚不相容况於人乎不得已曲從分後月餘聞知其計中夜召諸昆弟哭以告之卽棄逐其妻復同居處情契如初閭里數百家皆感其義遇盜起依之爲堡因名義成堡武德七年別駕楊弘業造之見分六院共爲一爨子弟數十人皆有禮節咨嗟而去貞觀六年詔加旌表

張道源名河以字顯并州祁人年十四喪父居喪篤孝縣令郭湛表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及長重節義嘗與友人客遊會暴死悉驚怖主人潛卧尸側至曙方哭徒步送還其家隋末爲監察御史見其政亂辭歸間里義師興署大將軍府戶曹參軍使守并州京師平遣撫慰山東下燕趙有詔褒美封范陽郡公令守趙州爲賀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遣人詣朝請乘虛擄賊卽詔諸將率兵影接俄而賊平還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

其家屬以賜更資衣食遣還嘆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爲也轉太僕卿建言官曹文簿繁冗易欺請減之以鈐吏姦歷相州都督年耆改綿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官至九卿貲產全無詔賜帛三百段族孫楚金幼有至行事親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州欲獨薦楚金固辭都督李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並取乃俱薦之高宗時累進刑部侍郎儀鳳初慧見東井上䟽陳得失帝優納賜物二百段武后時歷秋官尚書爵南陽郡侯有清槩著翰苑三十卷紳戒三卷並傳于時然尚文刻爲酷吏所搆流死發表羅道琮蒲州虞鄉人祖順武德初爲興州刺史道琮少勤學業長性慷慨崇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罪者至荆襄病死臨終泣懇曰人生有死所恨委骨異壤耳道琮

日我若生還終不獨歸棄卿於此瘞之路左封識而去歲餘遇赦得還至殯所屬霖潦瀰漫屍柩不可得設祭慟哭告以欲與俱歸之意爾若有靈幸示其跡言訖水中忽然湧沸又祝云若果是真願更一沸祝訖又沸遂便掘取果得其柩舊識可驗獲與俱還當時識者稱其死不失約誠信所感尋以明經登第高宗末官至太學博士

張公藝鄆州壽張人九代同居北齊東安王高永樂詣其宅慰撫旌表隋開皇中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慰撫重表其門貞觀中復經表異至高宗封泰山駕幸其它召問所以義居之由公藝請紙筆書忍字百餘以進上覽之流涕賜以纁帛

元讓雍州武功人弱冠明經擢第因母疾不求仕進躬親藥膳致養閭里者十餘年母終廬於墓側蓬髮不櫛菜食飲水又數

年咸亨中孝敬監國表其門閭永淳元年旌舉孝悌殊異擢太子右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爭訟詣州縣就讓取決聖曆中中宗居春宮復拜太子司議郎謁見之日天后親諭卿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弼其爲世所重如此

裴敬葵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太中大夫孝友著名弟兄八人同居母終廬墓哭泣無節遂致喪明有白鳥巢於墳樹下詔旌異鄉人稱爲義門裴氏父智周內黃令敬葵少聰慧七歲解屬文性復端謹孝愛宗族咸重之號爲甘露頂方十四遇父爲部人所訟詣巡察使唐臨訟其寃因令作賦大奇之事遂得釋仍表薦擢陳王府典籤無何父恭卒于官時居長安忽心痛手足皆廢泣涕不食倍道急還果聞父喪廬毀逾禮乾封初轉監

祭御史母病棄官求醫卒贈緋帛服闋拜著作郎兼修國史儀鳳中歷中書舍人吏部侍郎左庶子天后時酷吏陷流嶺南而卒

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爲義安尉氣挺特不羣嘗棄家急朋友之患睿宗時姚萇蠻叛宰相郭元振拜李蒙姚州都督託以猶子仲翔表爲判官仲翔又薦與保安同里表爲掌書記往時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厚贄千緡以贖會元振物故仲翔苦貧保安留焉州十年得緡七百不遂會妻子遠來求覓復困姚州不得進都督楊安居知狀異之貸以官貲始得滿千時仲翔爲蠻所奴三逃三獲轉鬻遠酋嚴遇之晝役夜囚凡十五年始得還安居嘉保安之誼厚禮仲翔遺之衣服檄領近縣尉母喪服除調蔚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而保安爲彭山

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聞之嘆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寧可棄躬往制服。槨其骨負之以歸葬于其鄉然後去後爲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爲娶而讓以官。

畢構字隆擇偃師人父憬武后時爲司衛少卿構六歲能文及冠擢進士補金水尉遷九隴主簿修潔獨行有古人風居親喪哀毀棘甚服終猶屏處召除左拾遺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爲王構當宣讀抗聲析句三思疾之出爲潤州刺史政有惠愛徙衛同陝三州景龍末召爲左御史大夫時衣冠多坐諸韋黨與構詳比輕重皆得其情封魏縣男除劔南按察振弊梏私號爲清嚴睿宗嘉其治術賜璽書袍帶就加檢校吏部尚書領益州長史徙廣州都督玄宗立改戶部尚書爲河南尹所在敦尚名教有汝州梁縣人孟詵蒲州解縣人衛大經。

卓越高行。口無二言。素深于易。人稱爲聖。不應武后辟召。構使縣令孔慎言就謁之。久之。構移疾。帝親賜醫方。還爲太子詹事。卒。贈黃門監。諡曰景。其家門孝友。繼母喪。二妹尚襁褓。鞠養成人。至是持服三年。弟相爲留司太府簿。聞疾馳歸。毀如所出。雖變服未便。言笑後終。荊州司馬子炆。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祿山不克。城陷。與家俱覆。贈戶部尚書。孫洞。增幼弱。得不殺。爲賞口。河北平。宗人宏贖以財。後舉明經。爲臨渙尉。徐州張建封聞其先世高節。篤行表。垌幕府。辟符離令。後調王屋尉。以謹聞。喜接賓客。未嘗計有無。及歿。無費治喪。

李行休與兄行遠。行芳俱太宗子伊王慎孫父琮與二弟預王難同死。桂林開元四年。行休請身迎喪柩。旣至。茫無封樹議者。謂何因復得。行休號痛。禱于天地。皇祖靈如有知。願賜覺悟。禱

畢而席寢地是夜夢王乘舟忽判爲二旣而適野見東洲中有
斷乃悟又靈堂鎖一夕華自屈管上有指迹上奇下偶使人占
之曰屈於文爲尸出指者示也上奇下偶三也先王告之矣乃
趣其所發之如言而獲然一節獨闕行休復號而寢夢琮告曰
在洛南洲明日直殯南得之於是以三喪歸陪葬昭陵贈琮陳
州刺史行路以爲孝感永昌時行遠行芳斥揚州六道使至行
遠先就戮行芳幼當救抱持請代遂與俱死西南人咸共寃之
羨其一門友悌當世所罕慎女李氏封縣主少有至性八歲間
慎疾不食給云已愈主察顏色未平終不肯御內外稱之長適
太子司議郎裴仲將時妃主多恃貴以奢侈相尚主獨儉素姊
弟謂曰人生在得志獨辛苦欲何求答曰人各有所志我志在
好禮今行之不違非得志而何且自古賢妃淑女以恭遜著名

騎縱敗德。況榮寵貴盛。儻來之物。可恃以凌人乎。愧謝而退。及王薨。號慟。嘔血數升。免喪。絕膏沐者二十年。時后薨。痛于上諸王。妃主被害者。自垂拱後。皆薨。掩遇神龍。更化。詔州縣普加求訪。祭以牲牢。復官爵。諸王皆陪葬昭獻二陵。主問感慟。敕其子曰。爲我謝親戚。酷憤已雪。下見先王無恨矣。遂卒。中宗爲舉哀。章善門下。詔褒揚。

梁文貞號州園鄉人。少持學。絕倫。遠從征役。歸而父母皆沒。恨不獲養。乃泣血廬墓。穿塋爲門。磴道出入。晨夕灑掃。其中三十餘年。未嘗暫離。不與家人言。有所問。但畫字以對。有甘露降。塋畔白兔馴擾。鄉人咸謂孝感。其後山水衝斷。驛路忽於原上。開道經其墓前。遠近行旅見之。莫不欽歎。開元初。縣令崔季友刊石紀之。又恒州鹿泉人李處恭。張義貞兩家。祖父異姓同居百

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呂元簡四代同居其家畜產亦異屏共乳十四年刺史許景先與御史大夫崔隱甫廷奏其事請加旌表編入史館制皆許之

裴寬灌從弟父無晦袁州刺史初聘宰相魏元同女未成婚而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女漸踰笄家乏衣食議削髮爲尼有人言女福厚必獲令匹子孫將遍天下遂不復議北歸及荆門無晦齋裴以迎後生八子皆擢明經拔萃任內臺省外州刺史於東都仁和里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食寬性通敏略通書畫景雲中爲潤州參軍遇刺史韋詵有女亦擇婿詵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遮藏訪諸吏曰裴參軍居也令問狀荅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餉鹿肩致而去不敢自欺故誅之詵嘆異歸語夫人常求佳婿今得之矣明日會其族使

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鵲雀詵曰愛其
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何可以貌求人乎卒妻之後詵任按察使
引寬爲判官歷河南丞長安尉宇文融奏除江東覆田判官改
太常博士時疑忌日享廟用樂寬自以情立議廟尊忌卑則作
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張說善之請如寬議遷刑部員外郎
萬騎將軍馬崇殺人王毛仲將爲貶免寬固執不從復表蕭嵩
河西節度判官歷戶兵二部侍郎副裴耀卿領江淮迴復轉吏
部出爲蒲州刺史值久旱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境
內大治山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玄宗賦詩褒餞天寶初改陳
留太守更范陽節度使肅懲中人與烏承恩通貶檀州刺史何
僧獻生口悉歸之薨夏長威感附三載召爲戶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以祿山代之河北部將入朝盛譽寬政帝嗟賞騰倚加厚

以與李適之善林甫忌其入相激怒裴敦復言寬密白敦復奏
平海賊功狀多妄敦復以金賂貴妃姊使聞於帝出爲睢陽太
守又坐韋堅親昵安陸別駕羅希夷過安陸將怖殺寬旬爲浮
屠不許復歷東海馮翊二郡入爲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
子太傅爲人性友愛政務清簡所蒞人咸愛之天寶間稱舊德
必以爲首柳玭有言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
乃天之報施也然惑于佛喜於桑門遊習誦其書老而彌篤
子諱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性通綽舉止不阿改京兆倉
曹父憂服闋轉太子司議郎未幾表號王巨襄鄧營田判官母
喪遇亂逃山谷間史思明故寬將德其舊恩且聞諱名遣捕騎
跡獲之喜甚呼爲郎君僞授中丞遇賊殘殺宗室陰緩之全活
數百嘗疏賊虛實於朝事泄當死會思明敗免以是復不坐罪

平日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代宗幸陝徒步挾
考功南曹二印奔赴行在拜河東租庸鹽鐵使代還對于便殿
帝問權酷利歲出納幾何詎久不對帝復問荅曰臣有所思帝
曰何思詎曰臣自河東至關輔涉三百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
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敢對帝曰
微卿言朕幾不聞擢左司郎中數訪政事元載忌之出爲虔州
刺史歷饒盛毫三州除右金吾將軍德宗新立因大行喪禁屠
殺請奏郭子儀家奴宰羊或勸以盂少庇之詎曰非君所知時
上心猜忌尚父方貴盛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
權耳吾上可以行義又冀下安大臣君子許之時朝堂別置三
司決庶獄辨爭者輒擊登聞鼓詣奏諫鼓傍木之設所以達幽
枉延直言今詭猾之人輕動天聽以爭纖微若果聽之安用吏

治乎帝然之由是悉歸有司又惡法吏舞文挾宿怨爲重輕因
獻獄官箴以諷俄坐所善僧抵法貶閬州司馬召爲太子右庶
子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副留守凡五世尹河南視事未
嘗敢當正處悉以寬厚和易爲治不拘人以賊卒年七十五贈
禮部尚書

穆寧懷州河南人世以儒聞父元休有文學撰洪範外傳十篇
獻于玄宗賜以帛授假節歸縣丞擢安陽令寧自少清慎剛正重
交游任氣節擢明經授藍田尉祿山反倡義起兵斬偽景城守
劉道玄傳首郡邑檄并力捍賊適思明遣使來說郡守檄寧攝
東光令將兵禦之立斬其使郡守懼奪罷權攝與兵乃間使持
書詣顏真卿得書甚喜奏署大理評事河北採訪使卽以長
子屬母弟曰惟爾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告于真卿寧今日

得死真有輕於鴻毛願竭力佐公以定危難會賊大兵來攻勸
以持重固守計不能行真卿迫蹙奔見肅宗問拒賊狀謝曰臣
不用穆寧言不能有功帝命驛召寧將待以諫職會真卿抗直
忤旨事遂寢上元二年擢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使住汴橋
李光弼以餉運不繼揚言欲殺寧寧抵徐州見光弼曰奉敕命
寧主糧若公可以微取則寧亦可以微而徵公兵也光弼服其
言時咸美寧得行其職寶應初轉侍御史河南轉運和庸鹽鐵
等副使明年遷戶部員外郎兼御史中丞廣德初加庫部郎中
以時河運不通漕輓由漢沔徑商山達京師選鎮夏口者授鄂
州刺史鄂岳沔都團練兼淮西和庸鹽鐵沿江轉運等使賜金
紫與李忠臣夾淮爲治憚寧威名貪暴稍止漕始得通坐杖殺
沔州別駕薛彥偉謫虔州司馬重貶昭州平集尉大曆中起授

監察御史改檢校司封郎中歷蒲青江西轉運留後轉秘書少
監和州刺史理有善政以性強毅不能事權貴處之散位除右
諭德辭病居家德宗奔奉天見於行在復少監興元初改右庶
子還京許致仕歸東都卒年七十九生平好學善於訓子治家
以嚴事寡姊以節通達體命不妄服藥撫家令仆諄予人一遇
大畧言君子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雖三牲
五鼎非吾志也四子 贊字相明釋褐濟源主簿時父刺和州
被誣贊奔赴闕庭號疏上詔御史鞠陝州觀察使盧岳妾裴氏
訟妻分財不及其子中丞盧紹宰相寶參右妻欲重妾辜贊不
聽誣以受賊下獄弟賞亟詣登聞上其冤狀詔三司使覆理無
驗出爲郴州刺史叅敗徵拜刑部郎中德宗嘉其才擢爲御史
中丞復忤裴延齡貶饒州別駕母憂再轉虔常二州刺史憲宗

復改宣州充宣歙觀察使所蒞皆有政聲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生平孝謹官雖達父母尚無恙奉指使督責無怨詞質性強直元和初應制策條對切直至今傳之初授補闕累擢給事中每盡言朝政得失時監鐵轉運諸司應決私鹽繫囚省掠嚴楚多致死者質奏自今須州府長吏監決冤者始寡俄率同列伏閣論吐突承璀不宜任將帥上不悅改太子左庶子坐與楊憑善出爲開州刺史卒 貞字與直工文辭尚節義辟留守杜亞東都從事辨明令狐逖非功盜被斥歷除檢校員外郎侍御史早卒有文集十卷 質後爲監察御史世以贊兄弟和穆有令譽各以珍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爲酪醑美而多入爲酥貳爲醢酬賞爲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爲高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性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步不忍離遂

失婚娶入京就試負母以行擢第調南和尉有惠政補右龍武
錄事參軍母亡廬墓斷食鹽酪籍無茵席服除喪困口不言婚
人謂不宜無後答曰兄有子祀不至絕會嫂婉卽喪求乳媼不
得德秀自乳之數日湏流能食乃止旣長將與配苦家貧乃求
爲魯山令太守待以客禮有虎爲暴獄中盜請格以自贖許之
越旦果擒以還一縣嗟異玄宗幸東都聞五鳳樓下命附近郡
縣各佐聲樂悉雜優伎數百被錦繡作犀象瓊譟光麗河內尤
盛魯山惟樂工數十聯袂歌于薦于薦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
茲曰魯人之言哉因語宰相河內其塗災乎乃黜太守自此益
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無長物駕柴車而
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塙垣局鎗亦無僕妾歲饑日或
不爨飲罷陶然彈琴自娛人以樽杔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飫復

善文辭作寒士賦以自況門下程休邢宇邢宙張茂之李萼李
升叔李惟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濟濟列侍房琯見之而歎曰
視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又曰吾不幸生衰俗
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年六十餘家惟枕履簞
瓢而已渾時爲陸渾尉庀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以爲過禮結
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事老無在死
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並可惡者大夫皆無之生來罕識女色
無十畝之地十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
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佚綺紈粱肉之徒耳李華恒兄事德秀
而友蕭穎士劉迅特著三賢論略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劉
迅當以六經詰人心蕭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
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若百鍊之鋼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

易一刻之安。及於孔氏之門。皆達者歟。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
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
見其妙。頴士當廢典。去就一生一死。乃見其節。德秀謂王者作
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
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詩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古
今之變。頴士罪予長不編年。而爲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然
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師獎能太重。若取其節。
皆可爲人師也。世謂篤論。及德秀卒。華私謚曰文行先生。休字
士美。廣平人。字字紹宗。山字次宗。兄弟皆河間人。茂之字季豐。
南陽人。惟岳字謨道。趙人。潭字源梁。人有文傳。後垂字翼明。清
河人。拯字齊物。隋觀王雄後舉進士。終右驍衛騎曹參軍。學字
伯高。卽乞師。顏真卿者。後擢制科。遷南華令。值大水。饑人相屬。

爲具糈幣去給糗糧送之吏爲立碑終廬州刺史族子丹叔字南誠

崔倫字敘深州安平人父死遠方喪歸輓柩跣行千里足爲之裂道路流涕廬冢終喪及第歷吏部員外郎陷于祿山不汙僞官賊平下遷晉州長史李齊物訟其忠授長安令封武邑縣男寶應二年爲右庶子使吐蕃留二歲執至澤州逼爲書使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邈娑城閱六歲終不屈始放還代宗見之感動嗚咽具陳彼情僞山川險易指畫帝前悉無所遺遷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諡曰敬子衍字著擢明經調富平尉繼母李氏不慈倫自蕃歸李敝衣以見誣衍不給倫怒名撻之衍涕泣不言叔殷問之趨往言衍俸祿舉送李所何忍乃云倫悟怒解請始不入俄調清源令勸民力田

懷附流亡觀察使馬燧表其能復轉美原遷江州刺史父卒事
李益謹所生子邵貸負於人悉爲償之已妻子僅免饑寒歷蘇
號二州奏號居陝華間所部常郵傳劇道悉多山田賦稅繁重
倍於他處裴延齡爲前刺史無所發明惡其言將罪之又懇奏
曰歲旱民流租額不減民無生理臣常患長吏因循不以聞不
患朝廷不憂恤又見言不實獲譴未聞言而受罪德宗哀其迫
切特敕度支爲減青苗錢尋遷宜秋池觀察使政務簡靜儉損
用度百姓懷之舊貢金錫凡十八品皆倍直市于他州民匿逃
去行至秦華之前任劉贊進奉結恩州藏耗竭在任十年府庫
充溢代者移資遇歲歉推所積錢四十萬緡代民賦稅人賴不
流仍敬禮賓佐奏聘名士多顯于時卒年六十九贈工部尚書
賦性清約室無妾媵祿周親族倚以葬埋嫁娶者數十家已喪

不給觀察使路應表諸朝賜帛三百米粟稱之元和元年詔書
褒衍恩惠在民賜一子官謚曰懿

權皋字士繇秦州略陽人徙潤州丹徒晉安丘公翼十二世孫
父僅有文與席豫蘇源明角藝爲友終羽林參軍皋擢進士爲
臨清尉祿山籍其名表爲薊尉署置幕府度其必叛然畏猜虐
不敢諫欲去慮禍及親踟躕久之乃乘其獻俘求至京師北至
河陽密與妹婿福昌尉仲譽約疾亟來視陽爲喑呀直視若瞋
者譽大哭僞作含歟至夜逸去人無知者獨以棺還皋母謂實
死慟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放歸其姊皋潛候於淇門母至奉
侍晝夜南奔客寄臨淮爲驛亭保祿山果反天下聞其名爭舉
以爲屬高適表試大理評事淮南採訪判官永王舉兵多脅士
大夫復詭姓名以見玄宗錄其忠自蜀遠除監察御史會母喪

得風痺疾客於洪州南北道梗踰年詔命不至會有中人過求
取無厭南昌令王遴欲按之謀於臯泣應曰令何由致天子使
而遽欲治之遣悟謝過顏真卿表爲浙西節度行軍司馬名拜
起居舍人固辭曰吾滌身亂世以全吾志豈反以是受名耶江
淮黜陟使李季卿列其高行以著作郎召亦不就年僅四十六
卒李華柳識韓滉王定皆仰其節特與友善因爲制服華爲墓
表以爲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當時可任宰輔師保不幸早故
詔贈秘書少監元和中諡爲貞孝子德興宰相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叔父爲幽涼都督家于衛州父早亡
宗屬以伉俠相矜濟獨好學稱爲文雅隱衡之青巖山十餘年
遠近伏其操行約不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聞諸府五辟詔十
至堅卧不起後因祿山入朝求爲掌書記玄宗許之授試大理

評事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已爲起祿山下拜與鈞
禮居府中議論正直久之察有反謀不敢諫希以權免僞作嘔
血淋漓狼藉祿山使人辨驗得所善術令齊玘陽稱不支遂昇
歸舊廬反日遣蔡希德封刀名之卽不起斷首來見濟色不動
左手書病不可行希德還以實病告後慶緒復強起與致東都
安國觀月餘代宗收京首謁軍門送於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
受僞命官繼拜以媿其心授秘書郎轉太子舍人來瑱辟爲參
謀拜禮部員外郎居襄陽立墅楚昭王瑱地中瑱死屏居大厓
初江西魏少游表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子逢幼孤及長耕
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以尚義聞歲饑節用穰則振其餘
於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恒恐父名不得著國史
兢兢朝夕元和中襄州節度袁滋表泚節行與權皐同科宜載

國史有詔贈秘書少監史官元稹韓愈皆曰夫辨所從於居安之時易堅直操於危迫之世難蓋佛人之心多而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而能眷眷本朝甘心白刃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逢身行能以標目其先人播之天下微之天子高爵顯恩赫然驚人於例俱當得書由是父子俱顯名

符令奇沂州人初爲盧龍裨將會幽州亂挈子璘奔昭義薛嵩署爲軍副將卒田承嗣盜其地引爲右職用悅拒命令奇密語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已無噍類今田氏蹈之覆亡無時汝能委質朝廷爲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可畏答曰今王師四合吾屬徂中醢兒今行吾死不

朽不行。吾亦死尸。葬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對。率二弟與父。囑
臂爲別。因送李納兵歸齊。璘以所從三百騎降於馬燧。悅聞切
責。令奇正言數日。爾忘義背主。旦夕係縲。宗族屠地。吾教子以
順。殺身何悔。鈞爲一死。過爾遠矣。悅怒奮起。殺之。夷其家。令奇
顏色不變。時年七十九。惟妻匿里中。獨免。璘字元亮。燧初署
爲軍副。詔拜特進。封襄陽郡王。聞父見害。號絕泣血。燧表贈戶
部尚書。加璘檢校左散騎常侍。賜晉陽第一區。祁田五十頃。李
懷光反。從燧介五千兵先濟河。與西師合。又從入朝。加輔國大
將軍。重賜靖恭里第。藍田田四十頃。悅死。詔追其母。賜宴別殿。
凡居環衛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贈越州都督。

崔邠字處仁。貝州武城人。祖結。父倕。三世一襲。時推家法至德
初。倕獻賦行在。肅宗賞之位終吏部侍郎。生六子。皆有善譽。俱

登進士邠再中制策貞元中授渭南尉遷左拾遺右補闕疏論
裴延齡以鯁亮知名歷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中書舍人凡七年
權吏部遷至禮吏二部侍郎賜金紫爲人溫裕沉密尤敦清儉
大爲憲宗器重裴瑒薦其材將引爲相以病寢後改太常卿知
吏部尚書銓事故事太常初上大閱四部樂於本署許人縱觀
邠由寓第親導母繼以往公卿逢者避路人號其榮元和十年
母喪哀毀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諡文簡子璿璿孫彥融皆
登進士歷位臺閣弟鄴少有文學元和中歷監察御史太和
中自太子詹事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卒贈禮部尚書凡四世總
麻同爨兄弟皆官三品再爲禮部三知貢舉四奉朝請唐興無
有其比且孝敬怡睦聞望冠族爲時名德卒後不旬日訓注亂
起君子以爲崔氏積善之徵子璿咸居光德里後葬便齊宣宗

聞而嘆曰崔氏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
卽其里爲德星社云 卽字廣略復以書列入等授集賢殿校
書郎監察御史刑部員外郎姿儀秀偉神情雅重人望而愛之
不知者以爲事高簡拘靜默然終不可捨也內憂釋服改吏部
員外郎中姦吏不敢欺孤寒無援者未嘗留滯褒黜審當爲時
所稱遷左司以有禮學鄭餘慶詳定禮儀遷爲判官進諫議大
夫諫穆宗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萬民繫于陛下自山以東百
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僅十舍百姓
憔悴畜積無有願日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轉給事中
敬宗嗣位拜翰林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謝恩而奏陛下用臣
爲侍講半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愧厚
恩帝曰朕機務稍閑卽當請益高鉞進曰恐天下之人見陛下

未嘗延接儒士意雖樂善寧能知之帝重引請就賜錦綬轉禮部侍郎掌東都試凡兩歲平心閱實拔藝能所擢無非名士出爲陝州觀察使以寬爲政舊奪吏俸以益上供歲率八十萬郾不忍自封卽以府常費代之民因轉輸設以方略爲致諸漕疲人稍安聲聞流遠遷按鄂岳安黃等州治尚嚴峻人問其故荅曰政非知變陝土瘠民貧勢撫狎恐不至鄂土沃民黠雜以莠俗非用威莫能治聞者嘆服郡舊江湖叢盜因造蒙衝泊鎧仗上下窮躡林月盡獲轉浙西遷檢校禮部尚書卒于官年六十九贈吏部尚書諡曰德爲人性恢廓疎于財利有輒不藏悉以周給親舊爲治婚喪三按廉車率清簡少事財用有餘人遂寧泰家居怡然子弟不訓自化屋舍卑陋不恤五子瑤瑾登進士出佐藩方入升朝列瑤至中書舍人大中六年知貢舉拜禮

部侍郎繼父浙西鄆岳觀察使之任瑾歷尚書郎知制誥咸通十三年知貢舉頗爲得人至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瓌璆璵官至郎署給諫

賈直言者隨父道冲以伎術得罪貶嶺南中路賜酖父將就死僞令拜四方上下神祇告辭使者哀之視稍怠卽取自伏迷仆而死叩叩號鴻于足絕而復蘇自此癖跛代宗聞之得減父死直言妻董氏臨別時因年少與訣曰生死不可期爾可亟嫁董不荅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以非已手不解杜進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解而湯沐髮墜無餘後從事李師道朝夕進諫片刃說者二與觀說者一欲令去逆效順訖不聽禁錮之劉惔嘉其所爲奏置鄧滑幕中遷潞亦與俱行遇有乖失必盡理裁規惔聽其言以是不虧臣節美譽彰聞穆宗徵爲諫議大夫

表懇乞留改授檢校右庶子兼御史大夫充昭義行軍司馬歷
太子賓客元和九年卒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

丘爲嘉興人生平事繼母孝常有靈芝生堂下累官太子右庶
子致仕還鄉縣令謁之爲候門磬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旣
出乃敢坐經縣署降馬而趨年八十餘母尚無恙詔給俸祿之
半及居憂觀察使韓滉以致仕官給祿所以惠養老臣不可在
喪爲異惟罷春秋羊酒卒年九十六